

但凡带“汉”字的文明成果,无不与“汉”有关。“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中华民族的缩写和化身。

汉与汉:源远流长若星河

□李新勇

水,难省声。这个“漢”,指的是汉水,又叫汉江,长江的最大支流,全长1532公里,发源于陕西汉中米仓山,在武汉汇入长江。上古时期,这条河曾经是黄帝领地的最西界河。《水经注》里提到的“江河淮汉”里的“汉”,就是指汉水、汉江。《管子揆度》“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用江汉之珠”中,“江汉之珠”指长江和汉江一带所出产的夜明珠,是珠中之最美者。这个成语通常形容贵重之物。

“漢”是个形声字,形旁三点水很好辨认,声旁也很好辨认,只是这个表示声旁的汉字,据说是“難(难)”字省去“佳”之后的简写。若将剩下的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汉字,笔者运用十多种输入法,想从字库中找出这个汉字,均无功而返。在甲骨文中,这个声旁是个独立的汉字,表示一个困顿到极点的人正举起一双手向苍天祈祷。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向上苍祈祷?那当然是在困顿、迷惘、无助、穷愁潦倒、处境绝望的时候。

但不管多么艰难,只要遇到水,只要有水,水畔百草丰茂、鸟兽衍行,水下藻荇曼舞、鱼虾成群。于是,困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穷愁潦倒的人找到苟活性命的烟火,下水可以摸鱼,上岸可以打猎和采摘。只要能够填饱肚子,保住性命,生命能以延续和繁衍,就能重新燃起希望,重新打造一片新天地。

“漢”是个向死而生、绝地逢生的汉字,仿佛时刻在提醒人们:生于忧患、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即使处于迷惘无助之中,也要相信希望是有的,只要阳光还能再次光临,就一定能走出绝境。

当年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把刘邦封为蜀王,封地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四川省以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等地区,核心区

域便在汉水和汉中,二者可算刘邦的发祥地。后世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见巴蜀之艰险封闭。秦朝的时候,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被发配到那个地方。项羽在活本传说中是一介莽夫,其实他的心思缜密得很,他把刘邦安排到蜀,就是想借此把刘邦困在巴蜀,使他饿不死,却富不起来,苟延残喘,没有力量起来跟自己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后来刘邦听从谋士的建议,给项羽身边的人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行贿运动,同时挤眉弄眼向项羽示好,表示自己愿意臣服,最终,刘邦得了个“漢王”的封号。后来刘邦打败项羽,感觉这个绝地逢生的“漢”字,给他带来了天大的好运,于是就决定用这个字为国号,从此开启了刘家两朝四百多年的统治。

刘邦的后世子孙中,汉武帝当属最有出息的一个,他最大的出息是拥有“世界性”的眼光,将自己放在亚洲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北击匈奴,换来数十年和平不说,还建立了民族自信,让整个中原人的心胸变得开阔,看待事物更深远长久;派遣张骞西出阳关,打通丝绸之路;还将河套、西域等地纳入了华夏版图,在西域设立了管理机构,让汉朝的影响力通过河西走廊灌注到了中亚地区;他南灭百越,独尊儒术;他开创了察举制度(推荐制),即举孝廉举秀才,为底层精英向上跃进开创了一条道路,也为统治阶层增加了大批新鲜血液。西汉两百多年的统治,在中外历史版图上烙下无法磨灭的印迹,很多影响延续至今。

刘氏做CEO的汉朝对历史的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这个“漢”字身上,汉字、汉族、汉语、汉学、汉剧……但凡带“汉”字的文明成果,无不与“漢”有关。“漢”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中国、中华民族的缩写和化身。

古人还将银河称为“漢”。比如《诗经·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优秀诗句中的“漢”,都指天上的银河。那时候没有任何灯光污染和干扰因素,干净的天空上,银河像流动的水光,灿烂而迷人。如今仍在继续使用的云汉、银汉、天河、星河灿烂等等,也沿用此意。

“漢”的简化字“汉”来源于草书,东汉《章帝千字文断简》中的“汉”与今天常用的简化字完全相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美丽的汉字简化成“彳”加“又”的形式?不得而知。《说文·又部》:“又,手也,象形。”本义是右手,后来还表示递进。“水”加“手”能成为水手已属于吃臭豆腐吃出了金条,怎么能表达出汉江、云漢的意思来吧?

我们都知道,汉字不仅能表意,还能够表音。“彳+又”组成的汉字却是个例外,不仅不能表音,还不能表意,以汉字六书造字规律审视之,完全逃脱这六条规律的束缚。与之遭遇相类似的简化汉字还有嘆(叹)、難(难)、歎(欢)、艱(艰)等等,包括将繁难的部首简化成“又”字的汉字,诸如觀(观)、鷄(鸡)、僅(仅)、聶(聂)等等,其简化后的“又”颇让人费解,可这个“又”却如此豪横,不由分说强行取代了十三个声符和义符。

“汉”字只有五画,几乎让初识此字的人过目不忘。但光会识认“汉”这个汉字是不够的,还应认识并懂得“漢”字,这个繁体字笔画确实多一些,可是不难识认和书写,更重要的是,这个字让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打哪里来的,这样才能够更加自信满满地踏上到哪里去的遥远路途。



柳帘 吴有涛摄

兼得斋夜话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虽不能说每方印都有不同的巧妙的“设计安排”,但至少可以说面目极多,这是令欣赏者不觉其累的关键。

篆刻的出路

□杨譔

巴尔扎克在小说《于絮尔·弥罗埃》中说:“艺术的作用是给生活增加一点灵气。”但假如有的艺术变得越来越匠气、琐碎、空洞呢?那无非是给生活增添了一点无聊与平庸罢了。

在中国传统诸艺术中,篆刻艺术属小众艺术,爱好、从业人数远少于书画、音乐。书画作品上要钤印,印又有斋馆印、名印、闲章、收藏印等种种不同,所以书画家、收藏家拥有印章数十枚是常事,如此一算,篆刻的“市场”也还不小。篆刻艺术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商周,是偏向于实用的工艺美术。有明确抒情、审美追求当在元明时期,那时文人开始自篆自刻,心情调意趣得以自由地进入篆刻艺术。证之于印学史,明沈野《印谈》有语云:“或讥余刻印,徒敝精劳神,无益于世。余曰:吾亦偶寄吾兴焉耳。彼稽生好锻、阮生好蜡屐,亦何益于世耶?要人当解其意表耳。”

篆刻创作有“推敲”与“兴来”之别,迟速不同,贵乎均美。沈野尝自述:“对几案默坐三四日得一印。”清代徐铤主张:“作印,须于兴到时,明窗净几,茶熟香清,摩挲佳石,偶然欲作……”(《印戛说》)清代陈鍊也认为刻印不可勉强,尤其是精神衰减时不宜作,须“俟兴到或晓起神清气爽时,然后运刀,则刻成自妙”。

翻看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大师的印谱,不觉其累,只觉其美。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虽不能说每方印都有不同的巧妙的“设计安排”,但至少可以说面目极多,这是令欣赏者不觉其累的关键。细味他们的代表作,如邓石如的《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观之如身临其境;黄牧甫的《水仙庵》,“水”字篆法设计成一丛水仙状,“仙”字冰清玉洁,“庵”字如一庙宇之门脸,再加上他光洁的刀法,好一个全新意象;赵之谦朱文《灵寿花馆》,“花”字主体形象如一朵彼岸花,与其他三字同中有异,绝妙;吴昌硕的《明月前身》,因梦见元配章夫人而作,婀娜又凝重,印面用界格而又突破之,印侧还刻了章夫人的侧影,形神极似印文。缶老时年六十六,犹情深如此,令人感慨。

石涛论画有“一画之法”,历来解读者甚多,我曾有一粗陋的理解:一幅画,最合适的画法只有一种,即一幅画自有一幅画的画法。人说篆刻艺术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前述几位大师的代表作,无不如此。试析其中奥秘,或可用“一印之法”来概括。唯真诚的抒情方有独特的创新;唯文(情、思)我合一方寸气象万千。

从政杂谈

凡事皆有度。“度”是衡量单位,标志着做人临事基本应该遵循的规则。譬如话不可以说满,要把握分寸;事不可以做绝,要留有余地;凡事要有度,物极则必反。

在哲学范畴中,“度”是量变与质变的节点,是从政者行为哲学的核心。从政者在做人临事中只有正确把握事物变化的火候、界限,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正确指导实践,顺利完成领导使命。

把握好做人临事之“度”,是一种智慧,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体现。它体现在学识、知识、胆识,更昭示胸怀、眼界、格局。把握好做人临事之“度”,就从政者而言,对于促进自我完善,推进治国理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实践证明,凡事好在适度、误在失度、坏在过度。所以,拿捏好“度”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大智慧、大本事。那么,从政者怎样才能掌握这门大学问呢?窃以为当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聪明学”“智慧学”“明白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是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认识论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哲学范畴中,“度”是量变与质变的节点,是从政者行为哲学的核心。从政者在做人临事中只有正确把握事物变化的火候、界限,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正确指导实践,顺利完成领导使命。

把握好做人临事之“度”

□凌云

原则,这些原则对任何工作都有指导作用,是照耀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灯塔,是从深层次帮助我们把握好做人临事之“度”的大智慧、大学问。

强化报国为民的官德修养。“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当官不图发家致富,只为报国济世利民。这一点一定要清醒坚定,始终坚持行大道、守大义、怀大德,把握好政治思想上的“度”。如果忽略了思想之“度”,内心就会少了一把衡量是非的尺子,最终自己将为“无度”付出惨痛代价。剖析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不难发现,有的因没有把握好自己的生活之“度”,大搞奢靡之风,以致滑入享乐主义的泥潭;有的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交友之“度”,以势利相交,以致被围猎绑架;有的人没把握好敬畏之“度”,不知戒惧,最终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追悔莫及。

“万事有度,无度则悲。”“度”就是法度,就是规矩。心中时时有规矩之审度,行动时时有尺子在量度,我们才不会触底线、碰红线,才能永葆政治青春,永远安度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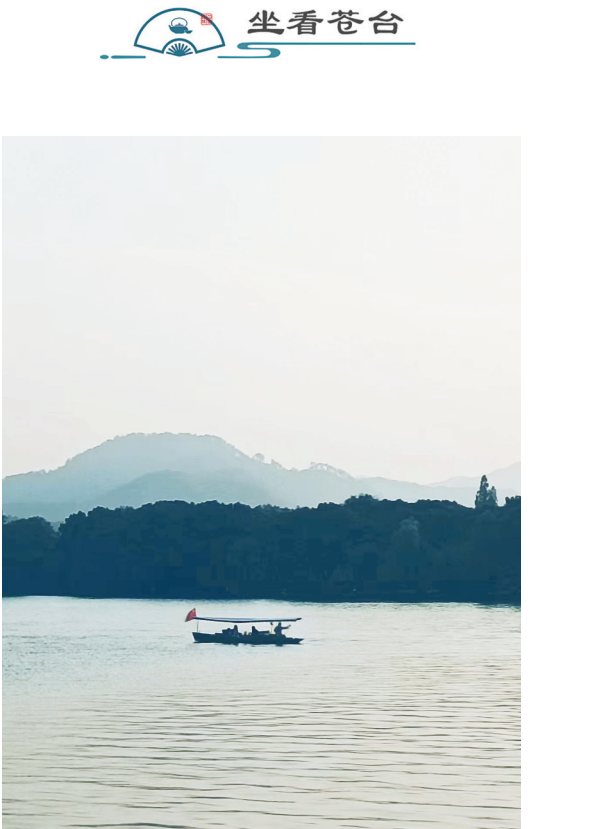
磨砺科学决策的执政本领。议事决策是从政者的基本实践活动,决策中如何把握好“度”,是最能体现从政者决策水平的考题。决策的“度”,含有分寸、火候、程度、状态等意涵。一项好的决策,不是满足于“上面摆平,下面抹平”,而应是依靠

上级政策,紧贴单位实际,拿出最佳举措,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高度统一,应经得起多维综合考量。

在实际工作中,从政者在决策实践时很容易陷入三个误区。一是“过度”,表现为“心急”。不管条件具备与否,硬着头皮上,出现急功近利行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好心办坏事。二是“不及”,表现为“欠火候”。干事情、抓工作,只要再添把柴、加把劲,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即树上的果只需跳一跳就可摘到,结果却偃旗息鼓、止步不前,留下遗憾。三是“失衡”,表现为矫枉过正。比如,政商之交,强调要杜绝勾肩搭背、过从甚密、“礼尚往来”,于是有人便谈色色变、敬而远之、为官不为,这就不对了。

古人云:揆度以行,事必成。谋而后动,功必竟。如何把握好工作中的“度”,有人总结了适时、适情、适度的“三适原则”,并提出还要做到“三思”:一思事情是不是依法依规;二思做法是不是遵循规律;三思工作是不是群众满意。这是颇有见地的。

大千世界,风雨未卜,百年变局,加速演化。我们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员干部做人临事,心中、手里一定要有一把恰好尺度才行。



生活,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那些能够在讲述中凭借生命灵光得以昨日重现的闪烁而灿烂の片段。

画船听雨眠

□江徐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浪迹一生,写下这样两句,借由这两句忆起一幅春水游人图时,已经垂垂老矣。唐朝的灭亡,让他再也回不了家乡。虽然在西蜀受到重用,官至宰相,但到底是沦为他乡异客。轻柔如绢的字句,载着一船沉重哀婉犹如裂帛的痛楚。

诗,是境界开阔的载道之文。词,是意韵悠长的心情絮语。花间词,就像蜜蜂于万花丛中采集花粉那样,从男女爱情和相思别怨中提炼而出的蜜汁。作为花间词的代表人物,韦庄拥有一颗多情的心,和一支多彩的笔,描画过人面与桃花、梦境与思念、深夜的依念、残月下的离别、陌上少女对爱情和归宿的渴盼,也曾用诗的方式记取九江的烟月、漳江的猿啼、富阳的帆云、南昌的芳草和落霞、信州的雾气渔灯和钟声谷寺、衢州的千山红树万山云,西塞山下的孤峰片月澄潭似蓝……而这一路向南的旅途,途中流转变幻的光影,却源于尘世的变迁,正如他自己所言:“避世移家远,天涯岁已周。”

最有名气,最能串联起韦庄一生行迹的,是一组《菩萨蛮》。这是他人到暮年时,静静地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一个多情之人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实则是战争与爱情。爱情,除了人与人的佳期如梦,也无纺包含一个人的家国情怀。当我们品读这五首一组的词时,可以了然窥见有一位佳人隐于其后,就像精致的雪白信箋上印着微凹的粉红人像。他深爱过她。当他忆起自己与她之间的欢喜伤悲,也就打捞起流年中与之相关的温暖痛痒。

韦庄生活在五代十国的乱世。战乱迫使下,他背井离乡,流寓江南,也因此和心爱的人离散。第一首《菩萨蛮》写分别那天,点着香灯、垂着流苏帐的红楼,原本是缠绵缱绻的温柔乡,他却要和她在此道别。她弹了一曲琵琶语,为他送别,又流着泪,和他互道珍重再见,叮嘱他早日归来,因为,“绿窗人似花”。相爱太难,在车、马、邮件都慢的古代,在一别就是一生的乱世,相爱更难,也就更容易一生只爱一个人。时空的阻碍,让失去的人升华为无可取代的巫山。纵使乱花渐欲迷人眼,自己心中的梦总是最美。若有追寻,若有失落,而心无寄托,你一定也曾遇到这样的时刻吧?韦庄对这种感觉的体验尤为强烈,除了“红楼别夜堪惆怅”,他还写过“惆怅却愁明日别”“莫怪相逢倍惆怅”“一生惆怅为判花”,山南水北,寻寻觅觅,一不小心就感到怅然,仿佛这种灰色是他心绪的主色调。第二首《菩萨蛮》流传最广,词人追忆的地点蒙太奇般由洛阳跳转至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年轻的时候,韦庄就对江南怀有一份向往。当他还在家乡长安,科考落败了,又赶上黄巢起义,为此逃往洛阳,听闻从金陵来的人“见说江南风景异”。如何异?一场大病初愈后,他就去了江南。景美,人美,酒美,生活方式也美,这样的地方,跟陷入战乱当中的长安相比,简直天堂地狱。别人劝他,留下吧留下吧。江南固然很好,但他选择了继续漂泊。追忆的镜头再次跳转,为此有了第三首《菩萨蛮》,写他离开江南,去往下一个地方后对江南的怀念:“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老掉牙的那句话——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生活,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那些能够在讲述中凭借生命灵光得以昨日重现的闪烁而灿烂的片段。就像浪迹江南的韦庄,山水是优美的,杯酒是醉人的,漂泊的人恰是韶华正茂的年华。有多少好时光能胜过如此?就算攀枝闻花香,有时醉宿花丛,他似乎不曾留下一丝情缘,看起来无牵无挂的人最是逍遥快活。他选择了继续漂泊。年华老去,再回首,就像透过望远镜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峦,近在咫尺,却咫尺天涯。他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真的不归吗?只是归不了。这份信誓旦旦,看似决绝,实是假装的倔强。

唐昭宗被杀,唐朝走向灭亡,朱温建立后梁,而韦庄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并被聘请入蜀。在此机缘巧合之下,他转了一大圈之后来到成都。王建自立称帝后,任命韦庄为宰相,他制定西蜀的开国制度。那个“当时年少春衫薄”的少年,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他在第四首《菩萨蛮》中告诫自己,要珍重如今这位君主的对自己的器重,人生苦短,活在当下,过去的已经过去,今朝有酒今朝醉,“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看似的洒脱,好像在说无所谓,谁知这背后没有一层又一层的无可奈何?关于家国,关于故乡,关于那个“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的人……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呵呵一下的时候,总让人觉得是在苦笑,是强颜欢笑,是为笑而笑。但也只能这样了。写到第五首《菩萨蛮》,韦庄又将追忆的望远镜转向洛阳。洛阳,洛阳,是他故国的首都,年轻时在那里写过一首《秦妇吟》而名噪一时。在这座“城外花如雪”的城市,有他怀念的红楼,红楼上住过让他怀念的美人。事到如今,唐朝、洛阳、红楼,一切都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地方,都可称作为生命流徙中的故乡。而眼前,成都的桃花开了,春水绿了,水上的鸳鸯双双对对,悠游自在。洛阳城外的魏王堤上,又是柳荫浓密吧?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凄迷如雾,人生如梦啊!至于最后那一句“忆君君不知”的君,是红楼的美人?还是故国的国君?抑或是更深意的对象?只能是读者自己的智者见仁者见仁。

五首一体的《菩萨蛮》,写的是遗憾,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遗失的美好,也是一份花落水流的意难平。在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行程中,他不仅沦为故乡的客子,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岁月的游人。最终又能够把握住什么呢?唯有“画船听雨眠”的时候,“骑马倚斜桥”的时候,“凝恨对残晖”的时候,都会想起“绿窗人似花”的那个人。无须想起,从未忘记。

雨,是一生错过。花,是世间至美。飘着雨,结着丁香的字句,是诗人余生的寄托和依念。